

冷劍烈女

司馬素煙

金蒲孤頗感興趣地問道：「呂老的見解也許比在下高明，但不知有何根據？」

呂子奇道：

「老朽不敢說比大俠高明，祇是癡長歲月，略多閱聞，敬以一得之愚為大俠參考，劉素客能將天下武林高手羅為奴役，而這些人中任何一個都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制他於死命，可見他對於武功根本沒放在心上！」

金蒲孤道：「那是他們心神受制，無力對他出手！」

呂子奇道：

「關鍵就在此地，武功殺人，必須在力之所能及的距離內，劉素客絕不會接近一個他不能控制的人，所以直到今日，大俠始終不能與他正面相見！」

金蒲孤道：「不錯！當他與我見面的時候，必定是無法殺他的時候……」

呂子奇微笑道：「大俠能想通這個道理，就得另謀對付他的方法了！」

金蒲孤龐然一歎道：「我實在想不出別的方法了！」

呂子奇道：「老朽所居的長白山上有一種雪龜，其肉味異常鮮美，可是其殼特堅，人們捕到之後，任憑火燒水，總是無法得到它的肉，因為它的鱗甲也十分堅厚，祇要他縮在殼中不出來，弄死他也是枉然，因此能夠嘗到他的肉味的，祇有長白山上的雪鷹！」

金蒲孤奇道：「人都沒有辦法，鷹又是怎麼得到的呢？」

呂子奇道：「雪鷹抓到他後，飛到幾百丈高，然後找準一塊山石摔下來……」

黃鶯連忙問道：「這樣就行了？」

呂子奇笑道：

「一次自然不行，可是連續十幾次，再坚硬的龜壳也經不住撞擊，因為那雪龜體龜腹大，重逾百斤，再加上幾百丈的高度，撞擊的力量自然非凡，連續撞擊下去，堅殼終於摔破了！」

黃鶯道：「這個方法很簡單！為什麼就想不到呢？」

呂子奇笑道：

「百斤重量，千丈高度，合起來就是十萬斤的撞力，人力中無法達到這個程度，因此祇好眼看著雪鷹大快朵頤！老朽提出這個譬喻，金大俠是否能得到一點啟發呢？」

金蒲孤沉思片刻道：「呂老的意思是攻其短不如攻其堅……」

呂子奇笑道：

「對極了，劉素客祇有一個缺點，因此他對於這個缺點一定保護最週密，大俠勝了他好幾場，沒有一場是利用武功取勝的……」

金蒲孤贊頤道：「呂老之言極是，不過劉素客的能耐極廣，我祇是仗著一點心思，

不為他所乘而已，要想針對他的奇技異能而打擊他，實在沒有這份本事！」

呂子奇也輕歎道：

「老朽不過是謹抒管見，以為大俠作取捨之用，至於如何才能克敵制勝，老朽也無善策！」

大家都陷入沉思中，默然不語，祇有黃鶯笑嘻嘻地道：

「金大哥，好在劉素客一時還不會來找你，慢慢再想對付他的法子好了，你答應陪我遊西湖的，今天的天氣這樣好，我們別光坐著大好時光都虛擲了……」

金蒲孤輕歎道：

「劉素客是算定我多半生葬在崇明島的海底，昨夜遭邵院春等人前來騷擾，不過是一個試探而已，現在他知道我尚在人間，一定不會輕易放過我的！」

黃鶯一笑道：

「至少他今天不會找你，我們樂得輕鬆一下，反正你是在這兒悶坐著，也不可能想出什麼主意！」

金蒲孤想想也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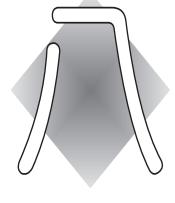
劉素客算計人的方法防不勝防，根本無法預知，每一次都是臨機應變而對付過去的，現在又何必把他放在心上呢？於是笑道：「你的身體吃得消嗎？」

黃鶯笑看道：

「你後來送來的解藥靈極了，我不但精神恢復，而且好像比以前還要來得著實！」

李青霞也道：

「劉素客的解藥中一定還有著提神固元的補劑，妾身等也覺得精神倍增於往昔，二位若是有興，妾身願作嚮導，恭陪二位作競日快游……」（一二七）



● 橫溝正史

「這位是井川丑松，你的外公，也就是你母親的爸爸。井川先生，這位剛才向你提到的辰彌，他就是鶴子的兒子。」

我們不約而同地從椅子上坐直身體，互相注視對方。

行完注目禮之後，兩人立即尷尬地避開對方的目光。祖孫初次見面，雙方的神情卻呆若木雞，說起來很可笑，然而實情就是這樣，一點也不像悲劇電影那般哭得驚天動地。

「噢！認錯你的不是這位老先生。」

外公的外表怎麼看也不像是個有錢人的樣子，或許怕我因而失望吧！諭訪律師立即向我解釋。

「這位老先生當然也對你非常關心，然而這次他卻是代表別來人的，你父親的親戚才是真正想要尋找你的人。坦白說，你的本姓是田治見，也就是說你的名字應該是田治見辰彌。」

諭訪律師翻閱桌上的備忘錄繼續說道：

「你的父親……也就是已經身亡的要藏先生，除了你之外還有兩個小孩久彌和春代，他們跟你是同父異母的兄弟。久彌和春代的年齡都已經不小了，他們不但體弱多病，又都獨身，嘿，不，春代曾經結過一次婚，後來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又回到娘家。」

外公微微點頭，沒表示意見。自從我與他照面之後，他就一直低著頭，偶爾偷偷抬起頭看我一眼。當我發覺他的雙眼逐漸充滿淚光時，內心頓時感到非常激動。

「因爲久彌和春代都不可能有小孩，這麼一來，田治見家族將無人繼承家業，這件事就數你的姑婆最擔心，也就是要藏的姑姑——小梅和小竹兩位老太太，她倆是一對雙胞胎，現在雖然年事已高，但仍然掌握田治見家的經濟大權。她們經討論之後，決定找回從小就被母親帶走的你來繼承家業……事情大體就是這樣。」

聽到這裡，我的內心逐漸波濤洶湧，這份感情不知道是高興還是悲哀……不，似乎離喜或悲還有很遠的距離，祇不過是一種莫名的情緒紛沓而來罷了。僅僅憑著諭訪律師如此簡單的說明，還是無法讓我全然接受我的身世。

「事情大略就是這樣，至於更詳細的部份，這位老先生會向你解釋，其他還有什麼問題嗎？如果我能夠回答的話我一定盡力……」

我用力地深吸一口氣，然後提出我最想知道的問題：

「我父親去世了嗎？」

「大概是如此。」

「大概？那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關於這個問題……我想這位老先生會向你說明，我祇能說，他在你兩歲的時候就去世了。很抱歉，我無法爲你多做解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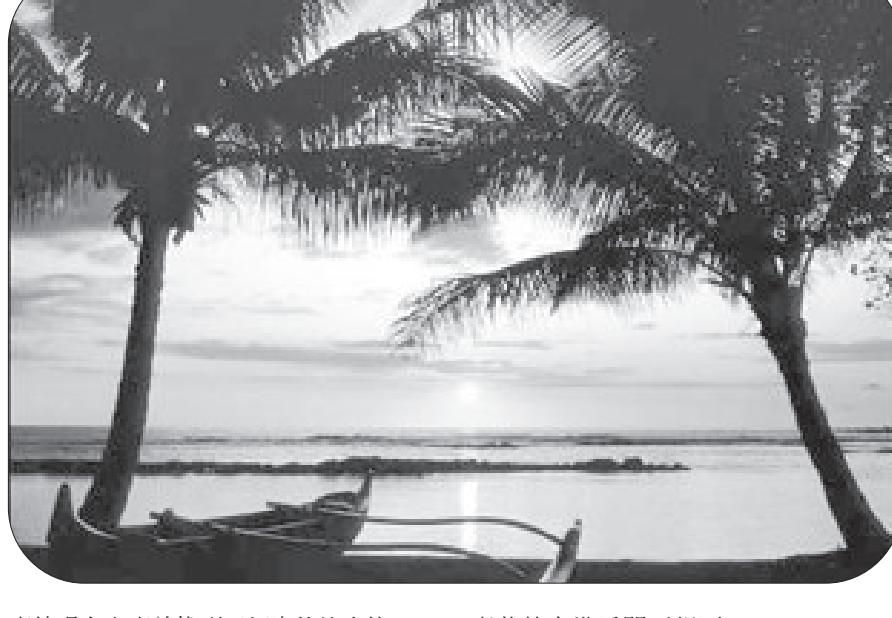
我的心情頓時一陣紛亂，但是又不能再追問下去，祇好提出第二個問題。

「那麼我的母親呢？她爲什麼會帶著我離家出走？」

「這又是更進一步的問題了，這和你父親的死有很深的關連，包括這個問題在內，老先生會一併告訴你。你還有其他問題嗎？」（十四）

招魂

倪匡



辜仲陽在大廈前找到了個空的停車格。

「你在門口放我下來就可以了，不用專程把車停好。」歐嘉芝覺得奇怪，他幹嘛那麼認真的在找停車格？

辜仲陽挑了挑眉，把車駛進停車格裡停好。

「下了車了。」車子熄火之後，他轉頭對她說。

看他很理所當然的把安全帶解開，開了車門要下車，歐嘉芝一臉納悶，也跟著把安全帶解了下車。

「喂，你幹嘛不下車？」

「我肚子痛想上廁所，既然來了，就借你家廁所用用。」他找了個借口要無賴，她家對他有股莫名的誘惑力，讓他很想上去瞧瞧。

「在一樓大廳就有廁所了。」她擺明了不歡迎他上去，況且，肚子痛的人還能笑嘻嘻的說話才有鬼咧。

「我有潔癖，不習慣上公用廁所。」她擋，他再闖。

「反正你也要上去拿東西，我保證上完廁所就離開，不會佔你太多時間的，I promise。」

辜仲陽看準她沒時間再跟他爭論了。

果然，歐嘉芝拿他無可奈何，輕輕哼了一聲，沒再說什麼，主動走進大廈裡按了電梯。

要不是不想浪費時間，她真想對他大吼——你的保證有效才有鬼！

辜仲陽默默地跟在她身後進了電梯，唇邊揚起一抹微笑。

電梯直達八樓，歐嘉芝先他一步走出電梯，刷卡開門。

「請進。」她從玄關的鞋櫃裡拿出兩雙拖鞋，一雙自己穿，另一雙給他。

既然都讓他上來了，她不想當個刻薄的主人。

「謝謝。」辜仲陽咧開嘴笑，很理所當然地換上拖鞋。

「廁所往右手邊直走，我進去房間換件衣服，五分鐘後在玄關碰面。」說完，歐

嘉芝就走進房間不想再理他。

嘖嘖，還好他不是真的肚子痛，要不然五分鐘哪夠用？他祇進了廁所洗洗手，裝個樣子就出來了。

回到客廳，辜仲陽打量著她家的裝潢，嗯，簡單但很有品味。

突然，他的視線被牆邊架子上一張簇在相框裡的相片給吸引住了。

他伸手把它拿下，仔細看了之後，不禁訝然。

這是一張歐嘉芝的自拍大頭照，但是很巧地，背景居然是Pasadena的那棟紅瓦屋，也就是當初自己出車禍的那個路口。

辜仲陽的腦海瞬間閃過一些片段記憶，但還來不及捉住，它又消失了。他的頭，隱隱痛了起來，總覺得有些珍貴的東西被自己遺忘了，但卻偏偏怎麼想也想不起來。

「你在幹什麼？」

才換好衣服出來，歐嘉芝就看到辜仲陽眉頭深鎖，一臉像在回想什麼的表情，直直盯著手上的相框。

「喔，沒有，我祇是在看你這張照片。」

聽見她的聲音，他才回過神來。

「原來你也去過Pasadena？」他拿著相片問她。

「嗯。」這張照片是Gordon消失三個月後，她請相館洗出來的。

因爲這是唯一一張勉強算得上是她跟Gordon合照的相片，祇是，她沒想到今天竟然會被辜仲陽看見。

「你是什麼時候去的？」

(三十六)

天
佳
花
嫁
陶
米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張澄江答道：「連日因老母抱恙，不敢少離。今日小安，正欲過訪，而尊箇適至，別無他故。」蔣青巖道：「小弟不知老伯母貴體欠和，有失問候。不知耀仙兄亦有何事？」顧耀仙道：「小弟連日爲檢點先君遺稿，發刻、編次方完，正欲拜求大序，以光卷首。」蔣青巖道：「老伯生前功業文章，素爲海內推崇，急宜付梓，以爲後輩典型；兼見吾兄大孝，此舉甚當。拙序義不容辭，但恐後生才淺。不免佛頭著糞之謬。」三人說了一會，蔣青巖道：「今日天氣佳甚，小弟已備下一樽，與兩兄同游船光、靈隱，一覽花柳之盛。晚間便宿小齋，同過湖心亭看月，何如？」張澄江和顧耀仙連聲答道：「使得，使得，自來我抗人遊湖，多是白晝，從不曾月下領略。」蔣青巖道：「兩兄不知那月下降光的妙處，真個難以形容。於今且去遊山，到晚間試看便知。」正說間，伴雲走來稟道：「轎已齊備，酒席已去了，請相公起身。」蔣青巖聞言，便同張澄江、顧耀仙一齊到門外上轎。三乘轎子，緩緩而行。祇見那一路上，遊人如蟻，車馬成行，即垂花簾，水綠山青，好生可愛。有詩爲證：

柳肥花綻暮春天，水綠山青滿目前。

今古遊人將不去，年年載酒醉山巔。

三乘轎子行不多時，已望見靈隱。三人一齊上轎，攜手而行。但見那遊女如雲，一個個都下了轎子，雜在男子隊裡遊玩。這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耀仙三人，看那些婦女，都是粉妝脂補的物事，絕無一人入得他三人的眼睛。他三人同到冷泉亭上，坐了一回；又到飛來峰下，遊玩半晌；串了一回洞，然後才進靈隱寺中去隨喜。這年，寺裡到了一位善知識，喚做自觀和尚，在寺內談禪，因此比往年更覺熱鬧。蔣青巖等三人素厭和尚，怕去相見，祇就在大殿上隨喜了一會，便從後路竟望船光而來。未至半山，早見衆家人撿了一塊平地面，舖下氈子，擺了酒餚，見蔣青巖到了，一齊垂手側立。張澄江道：「我們既要登頂，何不竟將酒席移到山頂上去！」蔣青巖道：「小弟愚意，也正是如此。」忙吩咐家人移席上山。他同了張澄江、顧耀仙隨後緩緩而上，一步一步來到船光絕頂。

這船光頂上，還有一件大觀，顧耀仙用手指著，向蔣青巖、張澄江二人道：「二位兄長，你看那綠況況的是湖，黃滾滾的是江，白茫茫的是海，那江湖之間，人煙攘攘的一個大圈子便是杭城，真好大觀也。」

(二)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